

## 第一章 梧棲漢人聚落的發展

### 第一節 梧棲的地理環境

梧棲鎮位於台中縣西側的沿海地帶，約為西部海岸線的中點，總面積計十六點六平方公里，是台中縣境內土地面積最為狹小的鄉鎮（註一）。梧棲鎮的形狀，大致呈一個南北長而東西短的長方形，東西寬約為三點七五公里，南北長約四點四二公里。西面緊鄰臺灣海峽；東側則與沙鹿鎮相連接，北方以清水鎮為界；南方與龍井鄉接壤。鎮內的人口數約為五萬人，現今劃分為頂寮、下寮、中正、中和、文化、安仁、草湳、南簡、福德、大庄、大村、興農、永寧、永安等十四個行政里（註二）。

梧棲鎮位於清水隆起海岸平原之上，且因西側沿海地帶緊臨台灣海峽，頂寮至草湳等七個里即因瀕臨海岸，故擁有廣大的潮汐灘地（如圖 1-1），早期的居民多以漁業（包括出海捕魚及近海養殖業）及對外貿易營生（註三），而南簡至永安等七個里則多務農。民國六十五年台中港開港，梧棲的海岸線及沙灘地俱為台中港所有，同時也促使港埠的相關行業因應而生，隨著台中港都市計畫的開發，使得梧棲鎮的地形地貌及居民的生活形態，產生了極大的改變。

梧棲鎮的氣候乾燥，冬季的東北季風十分強烈，大約從每年的農曆九月份開始風力逐漸增強，所以有「九降風」之稱。由於九降風十分猛烈且夾帶大量的鹽分；不僅農產品的種類受到限制，並且常影響植物及農作物的生長。在梧棲鎮內許多道路兩旁的行道樹，常會發生向南一方生長茂密，而向北受風面則因九降風的肆虐而有呈枯萎或生長停滯現象，致使路樹植株呈傾斜向南生長的特殊景觀。

目前梧棲鎮對外的交通以陸路為主，東、西向主要以中棲路連接沙鹿鎮並直通龍井鄉及臺中市，而南、北向則有中華路（省道台一縣外環道）、港埠路（上方為西濱快速道路高架）及臨港路連接北面的清水鎮與南方的龍井鄉，進而藉中山高速公路與中部第二高速公路和南、北各大都市聯絡。海路方面則有臺中港負責對外的交通，但港口的功能仍為貨物之輸出、入為主。

#### 壹、梧棲早期開拓歷程

漢人來到梧棲開發之前，梧棲一帶的土地原屬於平埔拍瀑拉（或寫作巴布拉）族沙轆社及水裡社的社域（註四），從現存的史料顯示，最早入墾梧棲的漢人，應是在清康熙末年從福建省安溪縣前來的王承詔（註五）；另外在雍正初年有嚴玉璋請墾南簡一帶的荒埔（註六）；雍正至乾隆年間，則有福建省晉江縣的莊可曲及莊汪朮等入墾（註七）；乾隆年間有福建省安溪縣王中浩、吳純、顏浩妥、顏侯綿、南安縣李保等入墾（註八）；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吳璿、陳福、王三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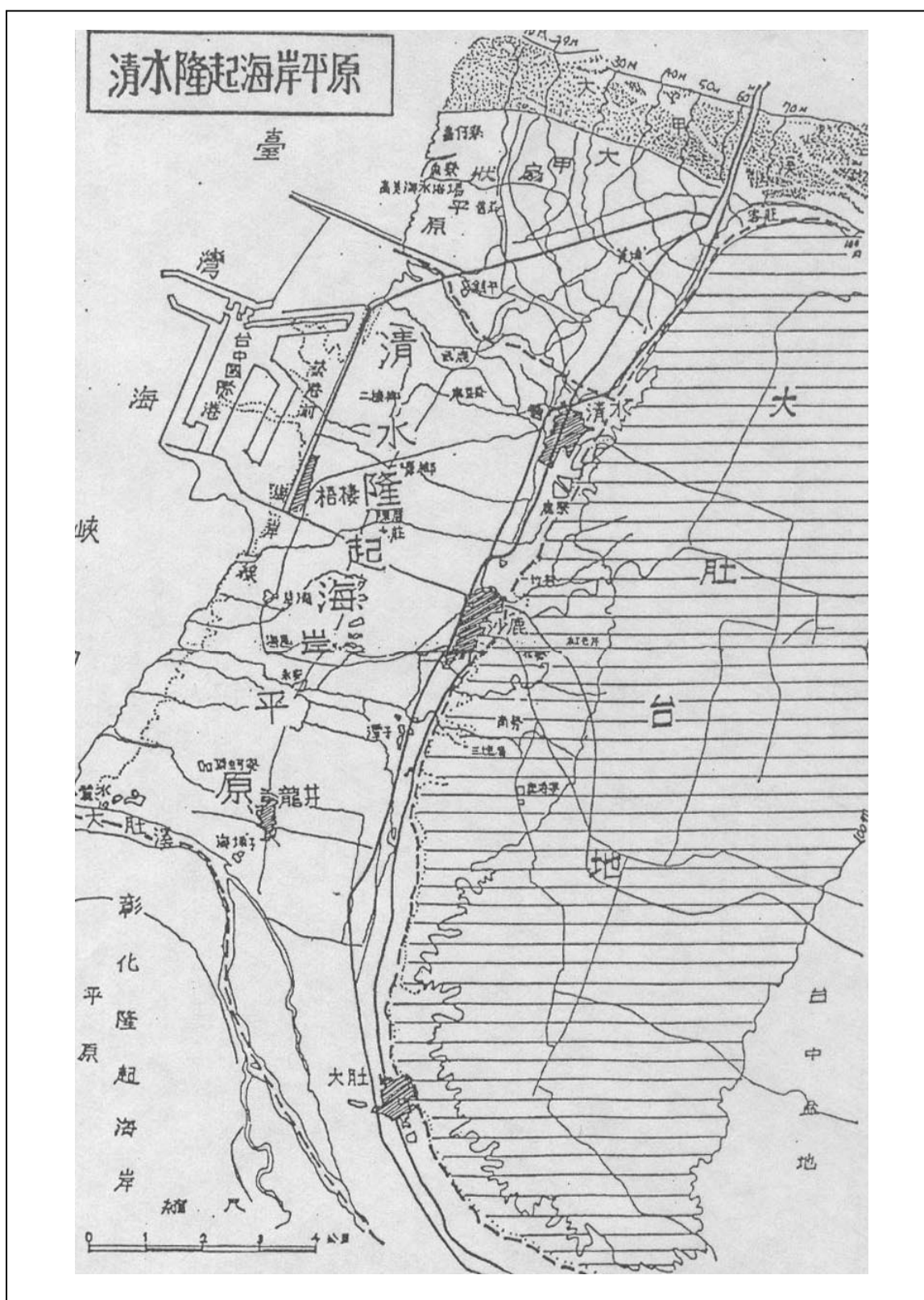


圖 1-1 清水隆起海岸平原  
(資料來源：台中縣政府，《台中縣志 卷一土地志》，頁 102~103)

吳日燦等自備工本合成四股入墾大庄地區（註九）；到了嘉慶年間有福建省南安縣周必緘入墾（註十）；道光年間則分別有孫坤福及紀于振入墾（註十一）。從前述的拓墾敘述以及日治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梧棲公學校的鄉土讀本內容曾提到乾隆三十七年時梧棲海岸線尚在當時大庄一帶（註十二）等資料來看（如圖 1-2），漢人於梧棲境內較早開拓的地方應是在中央路以東（現今南簡、福德、大庄、大村、興農、永寧、永安等七里）及頂、下寮地區。而現存於梧棲鎮大庄浩天宮的「正堂嚴禁私墾」（如照片 1-1）及「特示嚴禁私墾牛埔」等二塊石碑，則為清代道光年間漢人為開拓土地而與平埔族人發生紛爭之重要紀錄。

長久以來梧棲一直被稱為「風頭水尾」的所在，所謂的「風頭」是指梧棲因緊臨海岸，故東北季風（有九降風之稱）十分強烈，大約從每年的農曆九月開始，一直要到隔年的三月才停歇，而九降風因為風速快且夾帶大量鹽分，非常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而所謂的「水尾」則是指梧棲早期農田的灌溉皆仰賴「五福圳」（清代亦稱為大甲溪圳或寓鰲頭圳，亦有稱為沙轆圳），因為五福圳取水自大甲溪，從取水源頭起一路流經清水及沙鹿二鎮，最後才經由梧棲出海，而梧棲正處於水圳的終點。灌溉水圳的興築其實和土地的開發息息相關，處於五福圳末端的梧棲常因水權之分配與佔用而與其他地區發生紛爭，現存於大庄浩天宮之「五福圳告示」碑（如照片 1-2）及業已佚失的「五福圳結狀諭示」碑皆立於清代光緒年間，由其內容即可得知當時梧棲地區和墩仔腳（現今台中縣后里鄉一帶）地區為爭取水權所造成之訟訴問題及官方判決之結果。

早期梧棲的漢人居民多移民自中國大陸福建的泉州府（註十三），除了開墾農地從事生產之外，沿海一帶主要以「討海」（近海漁撈）及近海養殖為業，同時因為港口之便，開啓了對大陸的貿易往來，是以發展形成了以農村為主要生



照片 1-1 正堂嚴禁私墾碑



照片 1-2 五福圳告示碑

（資料來源：梧棲鎮藝術文化協會，《歷史建築大庄浩天宮調查研究計畫》，2002，頁 16）



活型態的南簡、大庄、鴨母寮等聚落，以及以商業、貿易為主且街屋延伸而形成的梧棲街區聚落。

## 貳、港口發展

在梧棲的開發過程中，港口的發展一直是梧棲這塊土地興衰的重要指標，不論從歷史文獻的記載或是相關耆老的訪談內容，皆不難發現梧棲鎮發展史上的幾次繁華時期，同時亦是商船往來頻繁，對外貿易興盛的年代，因應貿易行為的發展而形成的市街，以及貨物集散所需的交通和人力服務，梧棲一改沿海小鎮冷清沒落的景象。反之，一旦遇上了泥沙淤積、港口壅塞或政治因素，致使港灣喪失貿易功能時，則將使梧棲走入沒落衰敗的黑暗時期。

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梧棲即開始與中國大陸福建的獺窟（泉州府惠安縣）透過戎克船的往來進行貿易的行為，是當時臺灣中部的重要港口，同時亦成為貿易商品的集散地（註十四）。到了乾隆五十年間，梧棲已粗具港街規模（註十五）。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五汊港」的名字出現在《彰化縣志》的〈彰化山川全圖〉中（如圖 1-3）（註十六），且該書第一卷〈封域志山川篇〉中「港」項云：「五汊港。海汊，在沙轆莊北。」（註十七），同卷〈海道篇〉中又云：「近日草港、大肚尾、五汊港等澳小船遇風亦嘗寄泊，惟配運大船則不能入耳。」（註十八）。這時，梧棲港對大陸福建地區的商業貿易行為已頗頻繁，同時也是臺灣中部重要的稻米輸出港，但卻因位於大甲溪及大肚溪兩溪口間，淤沙嚴重，加上海口荒埔大量拓墾及地殼板塊隆起之緣故，而導致梧棲港由盛轉衰（註十九），隨著流沙淤積等影響日益嚴重，最後梧棲港逐漸失去了其港灣的功能。到了咸豐年間，往來的船舶開始集中於梧棲港南方的塗葛堀（位於大肚溪口，約在今龍井鄉麗水村）。同治年間纂成《台灣府輿圖纂要》的〈彰化縣圖〉內註明：「五汊港即梧棲港，大潮深三、四尺，近年新開竹筏港，可泊米船三、四十號。」（註二十）（如圖 1-4）由此可知，當時梧棲的港口僅深約三、四尺，於是有新闢竹筏港來停泊與大陸之間的貿易船隻。

因為與大陸地區貿易往來興盛，除了帶來較為豐厚的收入；同時也改善了經濟狀況。居民們開始有能力為他們的守護神興築較具規模的建築。除了真武宮創建於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之外，尚有安仁里的順安宮（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中正里的保安宮（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中和里的萬興宮（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而下寮里的富美宮則創建於咸豐年元年（一八五一年）；朝元宮、長興宮分別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與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創建。

不過到了日治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塗葛堀地區發生了大洪水，再加上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的兩次颱風肆虐，導致大肚溪口土層下陷，塗葛堀遂被淹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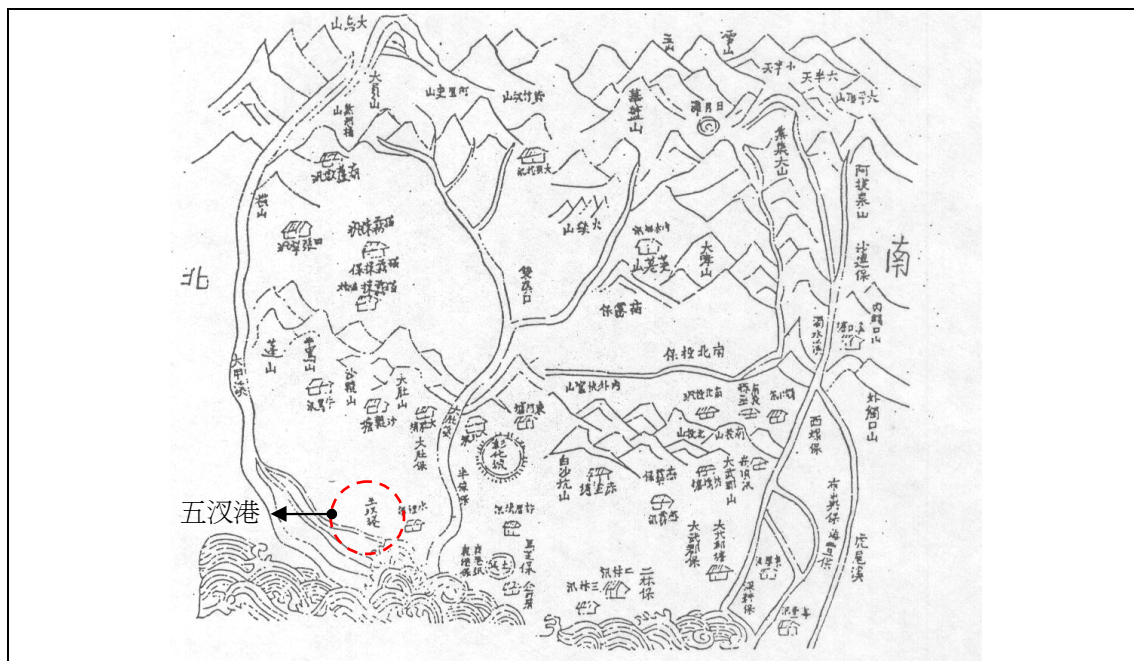


圖 1-3 彰化山川全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文獻委員會《彰化縣誌-道光版》，1969，頁 20~21)



圖 1-4 五汊港

(資料來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府輿圖纂要》，頁 208~209)

於溪底，往來於海峽兩岸的船隻再度停靠在梧棲海岸線西南方的新泊地，不過這樣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當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基隆與高雄二港建設成為現代化的港埠之後，梧棲港即因淤沙嚴重且天然條件不佳及缺乏縱貫鐵路經過等因素，最後終於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撤銷稅關支署，而喪失了原來的港灣功能（註二十一）。不過梧棲港口的功能雖然逐年衰退，但從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之船舶數來看，梧棲仍位居第三位（僅次於鹿港和澎湖）。（註二十二）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許多新興的工業如金屬、化學製品及原料、紡織、製糖等陸續蓬勃發展，因此交通設施的發展更形重要，且因南北二大港口與中部地區相距甚遠，日本政府開始考量於中部地區建築新的港口，預計建造一座工業港來發展中部的工業，並期望完成後兼可利用大甲溪豐沛的水利資源來發電；以及充裕的勞力資源與大量的海埔新生地。在中部的梧棲和鹿港二地展開多項開港條件及基礎的調查及評量工作，最後選定於梧棲開築中部的工業港。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臺灣總督府發表「梧棲港築港計畫」（註二十三），昭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臺灣中部港口興建工程正式開工，並將新建的港口取名為「新高港」，其用意即是為了和同樣位於臺灣中部的第一高山-新高山（即為玉山，海拔為三九五二公尺）相互輝映。昭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新高港附近大工業都市計畫擬定，其範圍以新高港為中心，包含大甲溪南至大肚溪北之地帶，即進一步合併清水、沙鹿、梧棲、龍井等四鄉鎮為「新高市」。昭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正式發表「新高港大都市建設計畫」，並於同年三月一日經臺灣總督批准（註二十四）。新高港的興築集合了政府與民間的力量，耗費了相當大的工程，並且四度修正築港的計畫，期望新建的新高港能成為一個兼具工業、商業及漁業的綜合性國際港口（註二十五）。可惜的是新高港的築港計畫及新高市的都市計畫，最後皆因日本投入太平洋戰爭，導致人力與物資的缺乏而告胎死腹中。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並放棄在臺灣的主權，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又日趨頻繁，梧棲也因戰前新高港已完成百分之六十的建設工程基礎，在短短數月之間已與中國大陸的福州、廈門、泉州、崇武、湄洲島、莆田、汕頭等地進行通航、通商。每日帆船的進出至少有百艘之多，在梧棲一帶開業的大、小「船頭行」即有四十一、二家之多（註二十六）。其中運自中國大陸的物品以海產（如白帶魚、鹹魚、魚乾…）、花生油、黑糖、布疋及私菸為大宗。此時的梧棲有著前所未有的繁華，正如老一輩人的回憶：當年走在梧棲街上，所能遇到的十個人之中，約有七個人是自己不認識的外地人。由此可知當年梧棲曾有的風光景象（註二十七）。

為了提供大量外來人口的各項服務，梧棲鎮第一家戲院也在此時開幕，並且更有多達五、六家的旅舍（註二十八）及二十四小時不歇業的消費市場（註二十九）。

每至夜深時分，在梧棲路二旁的「亭仔腳」（即為騎樓）即有許多的攤販聚集。此外，尚有多達二十餘家的茶室與酒家提供不同的消費服務（註三十）。但是這樣繁華富足的日子僅僅維持了三、四年的光景，民國三十八年，當海峽兩岸封鎖之後，原本往返於臺灣與中國大陸通商、通航的船隻即不再入港，所有的消費客源完全阻絕，梧棲原有提供給外地人的服務，也在需求大量減少的情況下，相關的行業逐一由沒落而關閉，甚至在今日的街貌中，亦難能窺見昔日的風華。梧棲鎮再度因為對外貿易的中斷而沒落，就如同地方長輩描述當年梧棲街上冷清街景時所說的：「假使從街頭這一端打一顆子彈，到了街尾也傷不了一個人。」民國三十八年之後，梧棲街頭冷落的模樣竟是如此的淒涼。

民國四十二年，台灣電力公司的協理朱江淮邀集中部地區之省議員共同推動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並於民國四十四年於經濟部設立「大甲溪開發計畫委員會」，同年十一月改稱「大甲溪工作處」，該處成立後主要的工作重心即為達見大壩及台中港的興築（註三十一）。

其後，因為臺灣北部基隆港的發展受到地形及埠地的限制，故政府有意另闢新港口來疏解即將飽和之貨運壓力，位於梧棲的新高港舊址自然成為首要考量的目標，不過此時卻傳出淡水亦有意爭取新建港口的消息，地方人士為了促成臺中港之興築，開始積極提出臺中港的各項優越條件並展現地方強烈的意願，期望中央能支持築港工程。民國五十八年四月，總統明令選定梧棲與淡水為新建港口的預備港址，該年八月，行政院會通過採納經合會之建議，先建臺中港為國際商港，至此二地爭建國際港的紛爭終告塵埃落定（註三十二）。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臺中港第一階段第一期興建工程完工開放營運，十月三十一日開幕慶祝典禮舉行當天，梧棲鎮內湧入數十萬的民眾，許多人皆從沙鹿沿著中棲路步行至梧棲，前來參觀「大船」的遊客擠爆了梧棲小鎮，據地方長輩們的回憶，當時主要的連繫道路—中棲路出現了大批的參觀人潮，所有的車輛均無法進入，僅能依靠步行，梧棲鎮內各個角落到處充滿人群，原本想到港埠去觀看開幕儀式及「大船」的人摩肩接踵而來，每個人僅能依序在擁擠的人群中小步前進，導致許多人不得不放棄，鎮內所有的小吃店都賣到沒東西可賣，甚至多年不見的親朋好友都在這一天回到梧棲來，其盛況可謂空前。

隨後緊接著進行第二期興建工程，並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順利完成，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又持續進行第三期的興建工程，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第三期的工程也告完工，至此臺中港第一階段的興建工程全部竣工。而臺中港未來的發展計畫則是包含商港的擴建及工業港區的開發，在第二階段興建工程完成後，臺中港即將包含商港、工業港及漁港三大部份，並配合國際海運的發展，建成擁有一千座碼頭的國際性港口。



## 第二節 行政區劃沿革

漢民族移民梧棲拓墾之前，梧棲是屬於平埔拍瀑拉族沙轆及水裡二社的社域，當時的居民過著狩獵及粗放型農業生產的生活，對於土地及社會制度，並無所謂的行政區劃的觀念。西元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因商業因素佔領台灣，但其主要的活動限於南台灣地區，一六四二年荷蘭人擊退西班牙人而控制全台，曾將台灣的蕃社分為北部、南部、淡水及卑南覓四個地方集會區，而沙轆與水裡二社乃劃入北部集會區。

明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領台後，依照明朝的地方制度，將台灣劃分為一府二縣，即為承天府與天興、萬年二縣，梧棲鎮劃入北部天興縣轄內。永曆十八年（一六六四年）鄭經嗣立，一府二縣改為一府二州，梧棲改隸於承天府天興州。

隨著明鄭的敗亡，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改承天府為台灣府下置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梧棲屬於諸羅縣所轄。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將原諸羅縣內虎尾溪以北地區劃為彰化縣及淡水廳，梧棲改隸於彰化縣。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台灣設省，下轄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梧棲即屬於台灣府台灣縣所轄。

西元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與日本，日人即將行政區改為三縣一廳，梧棲鎮則屬於台灣縣所管轄，同年八月日本政府實行軍政，將台灣的行政區改為一縣二民政支部及一廳，梧棲改隸台灣民政支部轄下，明治廿九年（一八九六年）復行民政，將全台劃為三縣一廳，梧棲又改隸於台中縣大肚中堡。明治卅年（一八九七年）全台改劃六縣三廳，在縣廳之下又設辨務署，梧棲隸屬於台中縣梧棲港辨務署大肚中堡。明治卅四年（一九〇一年）全台改設廿廳，廳下另設支廳，梧棲隸屬台中廳塗葛堀支廳。明治卅八年（一九〇五）塗葛堀支廳裁撤，梧棲改隸台中廳沙轆支廳（如圖 1-5）。大正九年（一九一二）改廳改為州；支廳改為郡、市；廢區、堡、里、鄉等改設街、庄，梧棲改隸於台中州大甲郡梧棲街（如圖 1-6）。

國民政府來台後將全台劃為一省八縣九省轄市，梧棲鎮改隸於台灣省台中縣大甲區。民國卅九年再將全省劃為十六縣五省轄市，並且將區裁廢，梧棲鎮直隸於台灣省台中縣（如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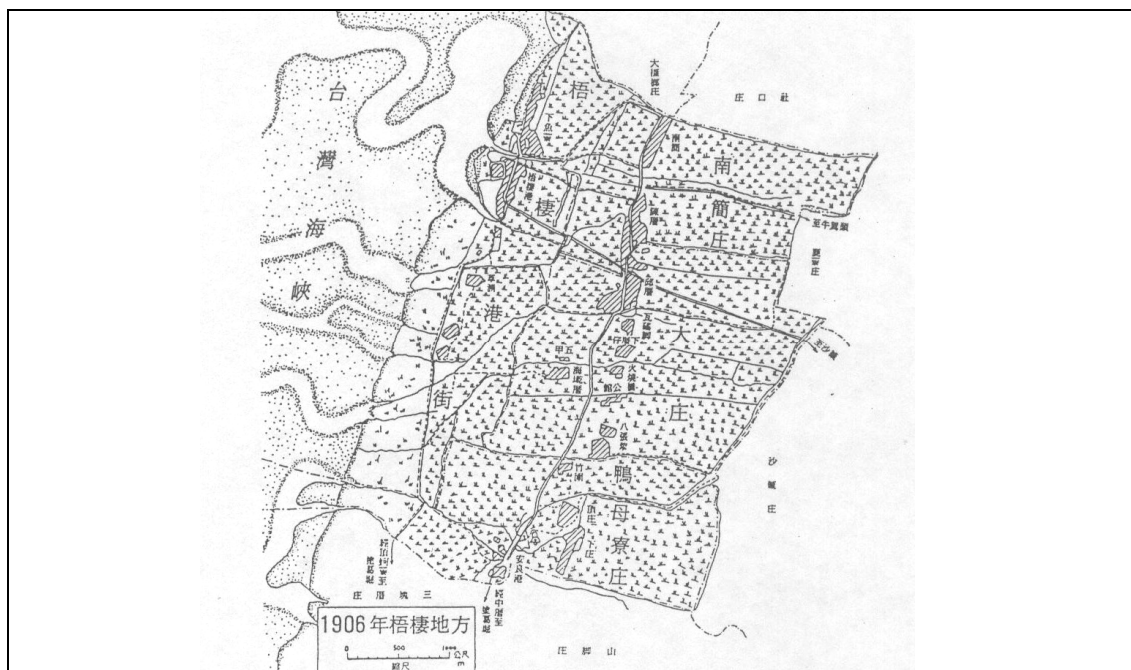


圖 1-5 梧棲地方圖（1906）

（資料來源：台中縣梧棲鎮農會，《五汊港聚落圖說》，1994，頁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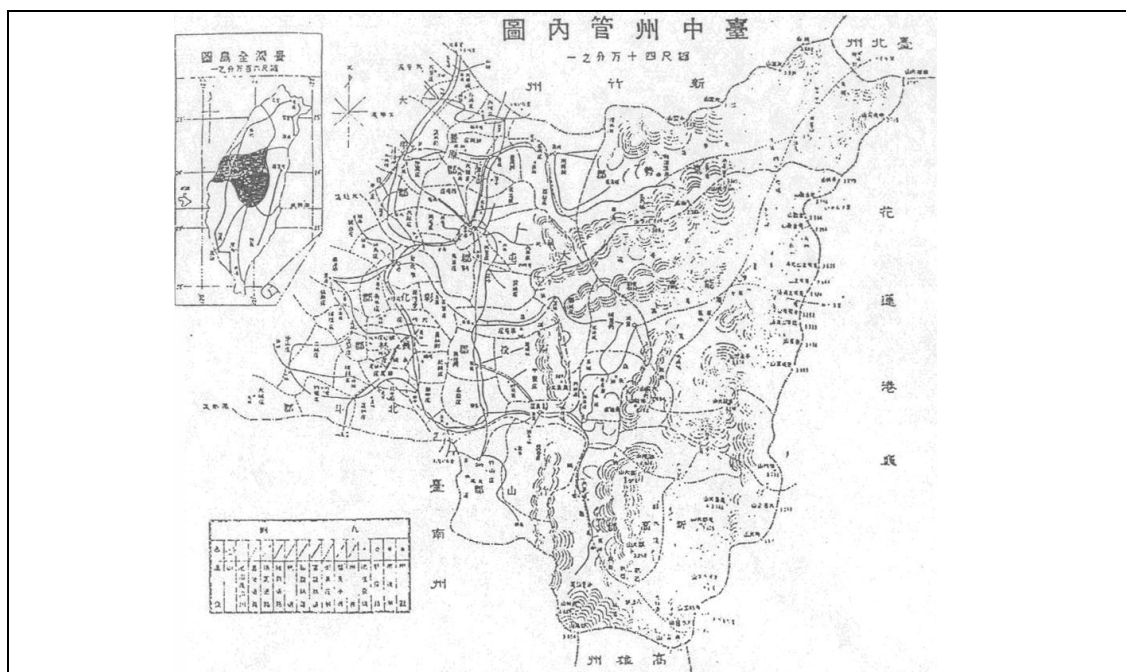


圖 1-6 台中州管內圖

（資料來源：台中縣政府，《台中縣志 卷首 第一冊》，1989，頁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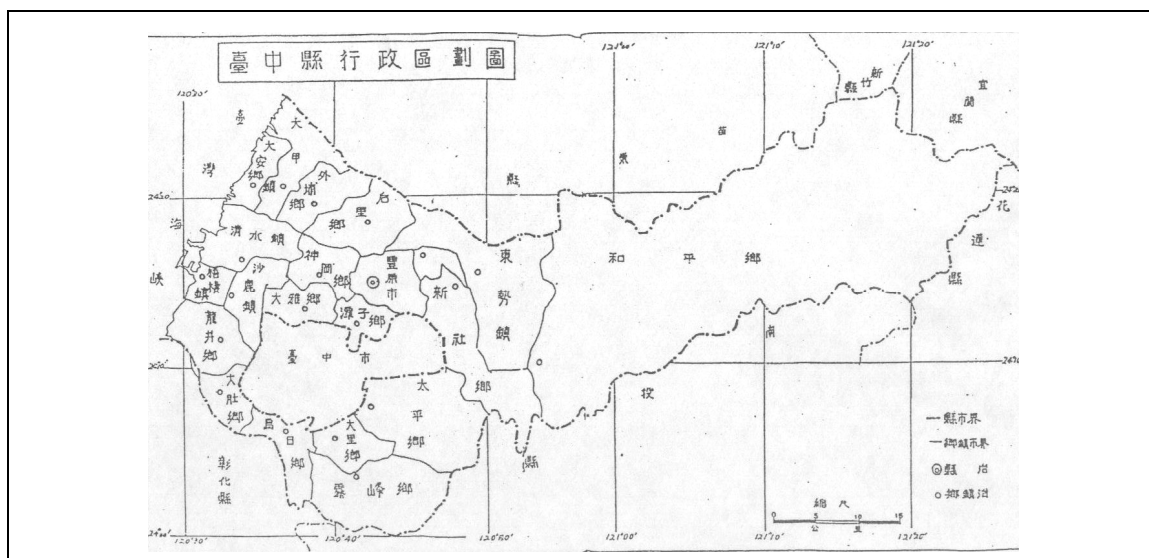


圖 1-7 台中縣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台中縣政府，《台中縣志 卷首 第一冊》，1989，頁 33）

表 1-1 梧棲地區行政區域沿革

年代	行政區名	備註
荷西	西元一六四二年	北部集會區
明鄭	永曆十五年	東都承天府天興縣
	永曆十八年	東寧承天府天興州
清領	康熙二十三年	福建省台灣府諸羅縣 沙轆社 水裡社
	雍正元年	福建省台灣府彰化縣
	乾隆中葉	福建省台灣府彰化縣大肚堡
	光緒十三年	台灣省台灣府台灣縣大肚中堡
	光緒十九年	台灣省台灣府台灣縣大肚中堡沙轆堡梧棲街等 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二七頁
日治	明治廿八年六月	台灣縣
	明治廿八年八月	台灣民政支部大肚中堡
	明治二十九年	台中縣大肚中堡
	明治三十年	台中縣梧棲辨務署大肚中堡
	明治三十二年	台中縣大肚辨務署大肚中堡
	明治三十八年	台中縣沙轆支廳梧棲港區
	大正九年	台中州大甲郡梧棲街
國民政府	民國三十四年	台灣省台中縣大甲區梧棲鎮
	民國三十九年	台灣省台中縣梧棲鎮

## 第三節 梧棲地名的探討

### 壹、梧棲地名的探討

關於梧棲地名的由來，地方長者皆謂因地處鰲峰山之西，故古有「鰲西」之稱，然從現存已發現的文獻史料中記載，似乎沒有出現「鰲西」這個地名的記錄。有關梧棲地名最早出現的史料是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周璽所撰著的《彰化縣志》一書內之「彰化山川圖」註明的「五汊港」（註三十二），故認為梧棲的地名乃由「五汊港」漸次演變為「梧棲」。尤有甚者，因誤會黃海泉先生的說法，在許多的著作或介紹性文章中有「光緒十七年始改名梧棲」之說法。然而，從現存之古文書中發現，「梧棲」地名最早出現的年代是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註三十四），既然同治年間即有「梧棲」之地名，何來「光緒十七年始改名梧棲」之說法？為了探究梧棲地名的由來，筆者從古文書及古地圖中出現過的地名稱及年代，作系統性的整理來探討梧棲地名的由來與演化。

#### 一、梧棲地名由來

從地方耆老的訪談和現存史料的記載，關於梧棲地名的由來大致整理出下列四個說法：

（一）據梧棲當地老一輩居民流傳的說法，梧棲因地處鰲峰山之西，故自古即有「鰲西」之稱，後來地方上有識之士取寓意於「鳳非梧不棲；非靈泉不飲；非竹實不食」之雅意與諧音，因而改稱為「梧棲」，其用意即是希望「梧木棲鳳，有鳳來儀」。

（二）日治時期安倍明義在其所撰著的《臺灣地名研究》一書中曾提及：「乾隆五十年代梧棲港（彰化縣誌寫成五汊港）的市街逐漸形成。」（註三十五）

（三）黃海泉先生在其所著〈梧棲沿革志〉中提及：「初以是地，處鰲峰之西，始名鰲西，故稱鰲西港。後又改稱鰲栖，繼則又稱梧栖港。當光緒辛卯（一八九一年）復改稱為大肚中堡梧棲街，土名梧棲港。」

（四）洪敏麟教授在其所著之《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第一輯）》中提及：「梧棲之地名是由『五汊』演變而來的」，據道光中葉周璽撰彰化縣志山川圖作『五汊港』；同治年間（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纂成的臺灣府輿圖纂要仍作「五汊港」，可窺知清道光年間是通稱『五汊』而不作『梧棲』。因為梧棲地當牛罵頭溪小型三角洲上，五個扇狀分流水汊處，故得稱。後來改用『梧栖』、『梧棲』甚至『鰲西』，俱屬諧音雅化者也。」

#### 二、從古地圖和古文書看梧棲的地名

從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周璽所撰的《彰化縣志》之彰化山川全圖、同治年間所纂成的《臺灣府輿圖纂要》、光緒年間的《臺灣地輿全圖》（如圖 1-8）以及董倫岳先生撰文的《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中所收錄的古文書等，將其中出現關於梧棲的古地名加以整理，共發現有「五汊」、「五叉」、「五义」、「五栖」、「鰲栖」、「鰲棲」、「梧栖」、「梧棲」等八種地名稱法。其中「汊」、「叉」、「义」三字應是同字異寫，故將「五汊、五叉、五义」等三種地名稱歸為「五汊」項下；而「栖」、「棲」字亦為同字異寫，故再將鰲栖、鰲棲歸為「鰲棲」項下；而梧栖與梧棲則歸為「梧棲」項下。下列將就「五汊」、「五栖」、「鰲棲」、「梧棲」等四組古地名來探討其出現之年代：

（一）五汊：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周璽所撰的《彰化縣志》之彰化山川全圖中，在沙轆塘之西；水裡汛之北出現了「五汊港」的地名，同書〈封域志山川篇〉「港」項中的說明則使用「五叉港」的字樣（註三十六）。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李添碧出賣茅草厝給予洪富的契約書內容中提及：「立賣茅草厝人李添碧……，坐落土名『五叉港』魚寮庄……」（註三十七）。同治年間（一八六二年以後）所纂成的《臺灣府輿圖纂要》以「五汊」來標註在牛罵頭汛、沙轆塘之西；水裡汛之北及高密之南地帶（註三十八）。

（二）五栖：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一張紀通觀出賣茅草厝給蔡捷的契約書中寫著：「立賣茅草厝契字人紀通觀有前年自己置創草厝壹間，土名『五栖大街頭』坐東向西……」（註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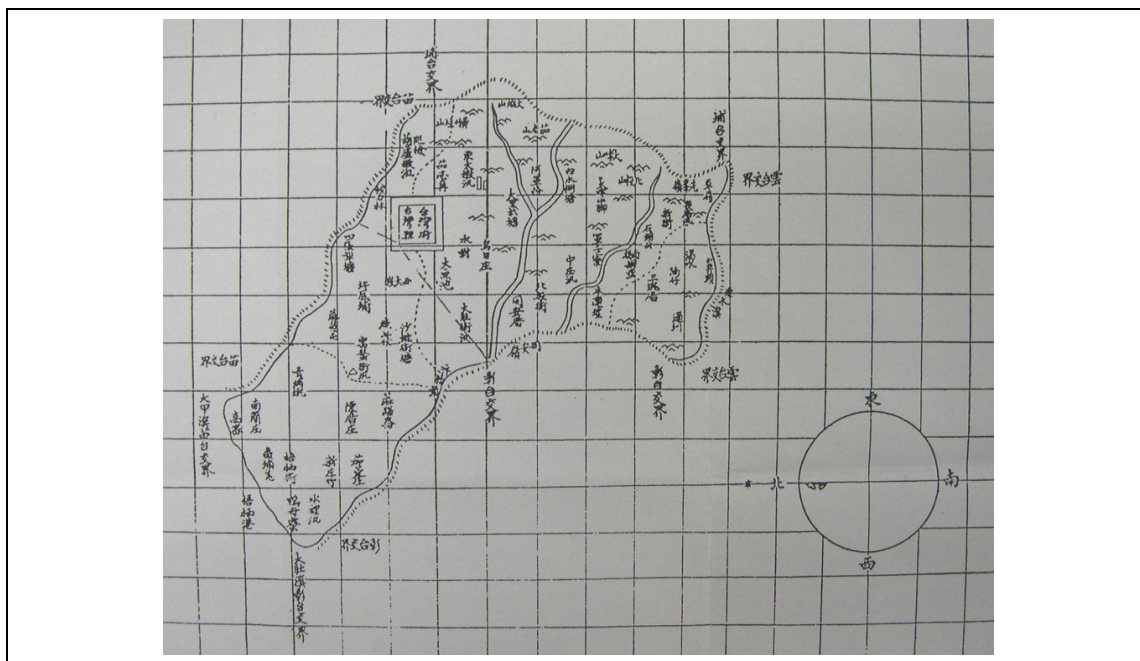


圖 1-8 梧棲港

（資料來源：轉印自臺中縣政府，《臺中縣志 卷首第一冊》，1989，頁 29）



(三) 鰲棲：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的一張沙轆北社平埔族人阿眉悅等出賣祖父遺下土地給漢人林天長的契約書中曾寫明：「立給開墾永耕埔地契字人沙轆北社番阿眉悅等，有承祖父遺下承管埔地壹所及厝，地基坐落土名在『鰲栖』下魚蔡庄頭，東至溫池為界……」（註四十）。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楊江淮等人出賣坐落在「鰲棲港街」的茅店給予林美利號之契約書（註四十一）、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張英才等人出賣坐落於「鰲棲港大街」的店屋給予林貞元號之契約書（註四十二）、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林嘉惠、林嘉興兄弟二人均分坐落於「鰲棲港大街」之店屋的契約書（註四十三）以及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蔡森榮等人出賣坐落於沙轆保「鰲棲港新街」的瓦厝、魚塭等給予蔡秋波之契約書中（註四十四），均出現有「鰲棲港街」或「鰲棲港新街」、「鰲棲港大街」等地名號。

(四) 梧棲：同治年間所纂成的《臺灣府輿圖纂要》雖仍以「五汊」來標註在牛罵頭汛、沙轆塘之西；水裡汛之北及高密之南地帶，但其下有文字註明：「五汊港即梧棲港，大潮深三、四尺，近年新開竹筏港，可泊米船三、四十號」（註四十五）。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梧棲魚蔡庄人易天賜將祖父遺下之茅厝地基及魚池出賣給林玉標的契約書中寫道：「立杜賣盡根契字人『梧棲』魚蔡庄易天賜有承祖父遺下茅厝壹座、魚池貳口，址在本庄……」（註四十六）；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梧棲港人蔡天河出賣感恩社番丁水田的契約書也明白寫道：「立退永耕盡絕字人，『梧棲港』蔡天河有承感恩社番婦武備遺下應份番丁水田……」（註四十七）；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沙轆堡頂魚蔡庄人林文典借承租之水田的契約書中也寫明：「立典借銀字人沙轆堡林文有承租水田……，托中引就與全堡『梧棲街』發昌號林文秋」（註四十八）。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蔡遠玉杜賣坐落在「梧栖港大街」頭的茅店給予宗叔蔡捷之契約書（註四十九）；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王心愛等人出賣在「梧栖街」的茅店給予林美利之契約書（註五十）；八年（一八六九年）沙轆鹿蔡庄人林琴等出賣與林清溪、林美利號合本同置的瑞春店屋之持分給「梧栖」林美利號的契約書（註五十一）；十年（一八七一年）海埔厝庄人紀長向「梧栖街」同勝號借銀之契約書（註五十二）；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紀傳炎將其所有的魚池、田地典讓給予「梧栖街」的陳盤之契約書（註五十三）；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新崗庄張茂興賣斷坐落於「梧栖大街」的店地給予姻親林貞元之契約書（註五十四）；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坡仔尾人陳烏等向「梧栖街」姑表林四美借銀之契約書（註五十五）；同年水裡社人烏肉愛憐將坐落於烏瓦礫之水田出贖給「梧栖街」漢人林嘉燠之契約書（註五十六），以及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頂魚蔡庄人林文向梧栖街林發昌號借銀之契約書（註五十七）中，出現了「梧栖港大街」、「梧栖街」、「梧栖」、「梧栖大街」等名號，而光緒年間的《臺灣地輿全圖》中，亦將梧棲一地註明為梧栖港。

再從日治初期明治年間的古文書中來看，一張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大

肚西沙轆中保大庄李仕王等人將其所有之茅草屋出典給梧栖街福興號蔡神來的契約書（註五十八）中發現，當時仍有將梧棲書寫為「梧栖」者，不過從《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一書中，所收錄的其他相關古文書顯示：從明治四十年之後，所有相關於梧棲的地名就都書寫為「梧棲」了。

綜合上述的相關資料發現，「五汊」（含五叉、五义）的名稱最早出現在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但在同治年間（一八六二年）以後仍有使用五义為地名；「五栖」這個名則僅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出現過一次；「鰲栖」（含鰲棲）這個名稱則最早出現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且直至光緒十二年（一八九四年）仍在使用的；「梧棲」（含梧栖）最早出現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一直沿用至今；而「鰲西」這個地名則尚未在上述的古地圖或古文書中發現。

「五汊」、「五叉」、「五义」、「五栖」、「鰲栖」、「鰲棲」、「梧栖」、「梧棲」等地名之稱法，雖在出現之年代有先後之分，但不難發現在各年代中混合使用的情況十分明顯。例如以「鰲栖」（含鰲棲）這組名稱來說，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的古契約書中就已經開始使用，然而一直到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的古契約書中，仍使用「鰲棲」之稱法，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共計五十四年，在這段期間其他各種名稱如「五汊」在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及同治年間被使用；「五栖」在咸豐十一年被使用；「梧棲」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同治年間、光緒年間皆被使用。

因為上述各個名稱的閩南語之發音皆近似，且依其在各年代混用之情形來推測，不論是「五汊」、「五叉」、「五义」或者是「鰲西」、「鰲棲」、「鰲栖」、「梧栖」、「梧棲」等各名稱之間，並沒有所謂先後演化和改用的關係，應係以「同音」異字及不同時期的用字習慣而有所區別。

另有一個值得觀察和注意的地方則是：上述清代及日治初期明治年間所稱的「五汊」、「五叉」、「五义」、「五栖」、「鰲西」、「鰲棲」、「鰲栖」、「梧栖」、「梧棲」等所指的地方，大約僅是現在梧棲鎮沿海的頂寮、下寮、中正、中和、文化、安仁及草湳等七個里的範圍，一直到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日本政府實施地方制度改正，採用街庄制度後，才將梧棲港街合併南簡庄、大庄、鴨母寮庄等改稱為梧棲街，此後所稱的「梧棲」，才係指現今的梧棲鎮全鎮。

## 貳、梧棲街內小地名的探討

針對梧棲街內真武宮附近（現今之梧棲大溝以南、中棲路以北、東建路以西至沿海地帶）之小地名進一步探討，這些地方和真武宮的地理位置相近，其發展過程也和貿易行為及真武宮發展息息相關。（註五十九）

一、街頭：早期居民習慣將梧棲街區分為街頭與街尾二段，其分界線 約為現

今的民權街。街頭是指梧棲大溝以南至民權街之街區，現今屬於中正、中和二里。往昔在每年的元宵街會有藝閣遊街的活動，街頭與街尾的居民即會製作大型藝閣相互較勁。同時亦有以土塊及石塊相挾（相互投擲）等習俗，不過在日治時期之後，這些風俗民情已不復以往。另因早期物資之匱乏，清明節時常因購買牲禮而發生糾紛，於是地方士紳協議，街頭居民於每年農曆四月五日舉行清明祭祖，而街尾居民則在農曆三月初三（即古清明）祭祖。早期居民多從事貿易相關行業。

二、街尾：梧棲街南段，即民權街以南至中棲路以北之街區（早期民生街以南至中棲路以北地帶鮮有居民），即現今之文化、安仁二里。早期居民多從事近海養殖相關行業。

三、東隘巷：位於現今老店林異香齋南側之小巷道，早期為東隘門之所在，且是為梧棲街通往大庄、沙轆等地的交通要道故稱之。

四、頂車埕：現今中正里長興宮附近一帶，約在梧棲大溝以南頂橫街以北，溝岸曾有成排的棧間，主要做為運送貿易貨物的牛車停放及集中的所在，故有車埕之稱。又因其南方另有一車埕，故區分為頂、下車埕。其繁榮極盛時約在清道光年間及咸豐、同治年間，主要集貨地點移往下車埕。

五、下車埕：位於現今萬興宮與真武宮廟前，現屬中和里。昔日為一片廣大的空地，為停放運輸牛車及貨物集散之地。在其北方另有一車埕，故稱下車埕以區隔。早期附近之居民多從事貨品運輸及搬運之相關行業。

六、海尾仔：在現今長興宮以西至保安宮一帶，早期此地以西即為海灘沙地，相傳保安宮即位於沙汕之地，每至漲潮，保安宮即像竹筏般浮於海上，故保安宮所在地又有竹筏穴或蓮花穴之稱。

七、新街仔：即現今之新街巷，為後期所發展出的街巷故稱為新街仔。

八、枝柱仔：位於中和里的西南邊，現今民權路西端；臨海路上，此地在日治時期曾築有四根水泥柱，並在周遭築有台階故稱之。

九、海西亭：位於現今民權街與臨海交界處之北方，日治時期建有海水浴場之更衣室及亭子，故居民稱之為海西亭或俱樂部。

《第一章註釋》

註一：張勝彥總編纂，洪敏麟編纂，《台中縣志·卷一·土地志》，1989，台中縣：台中縣政府，頁6。

註二：日治時期梧棲街共有第一至十五堡，光復後則改為頂寮、下寮、頂和、中正、中和、文化、安仁、草湳、南簡、福德、大庄、大村、興農、永寧、永安等十五里，民國六十七年合併頂和及中正二里為中正里，遂成現今之十四個里。

註三：原梧棲鎮沿海地帶主要以對外貿易及漁獲為業，對外貿易部份為中正里、中和里、文化里等的老街區居民為之，漁獲部份主要有二種形態，一為「討海」（即為近海捕魚），以漁寮（現今之頂寮、下寮二里）一帶居民為之，其二為近海養殖，主要為牡蠣與文蛤，以現今之文化、安仁、草湳里等居民為之。台中港開港以後，養殖漁業遂告終止，後因顧及商、貨輪進出港口之安全，已限制竹筏出海捕漁，並收購漁民之竹筏。

註四：洪麗完著，《台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I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中冊）》，2002，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頁7，「沙轆社的地理範圍，北與牛罵社為鄰，南接水裡社，東與巴布薩族貓霧揀社接境。以今日行政區劃分而言，其活動範圍主要在沙鹿鎮、梧棲鎮（鴨母寮以南部份為水裡社所有）及清水鎮南部分地區」，又頁9，「水裡社的社域主要在今台中縣龍井鄉境，北邊並及台中縣梧棲與沙鹿鎮域。」故據此推斷早期梧棲屬此二社之社域。另戴寶村主編，《台中港開發史》一九八七，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頁35：「梧棲原屬拍瀑拉族遷善社領域範圍，……」，其中遷善社即沙轆社，係因清雍正年間，大甲西社聯合沙轆社等抗官，事件平定後沙轆社被改名為遷善社。又董倫岳撰文，《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2000，台中縣：台中縣梧棲鎮公所，頁10圖一內有「立給開墾永耕埔地契字人沙轆北社番阿眉悅等，有承祖父遺下承管埔地壹所及厝，地基坐落土名在鰲栖下魚庄頭」等字樣，故現今梧棲鎮下寮里一帶的土地曾屬拍瀑拉族沙轆社族人所有。

註五：戴寶村主編，《台中港開發史》，頁28。

註六：洪麗完著，《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十期》，1989，頁8。

註七：同註五，頁28，同書頁45註二十六中又提及：「唯依《莊姓祖譜》所載，莊姓開台祖汪朮在嘉慶二十五年渡台，故其詳情待考」。

註八：同註五，頁28。

註九：陳聰民著，〈梧棲鎮朝元宮初探〉，《臺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四期》，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339。

註十：同註五，頁 28。

註十一：同註五，頁 28。

註十二：陳翠黛翻譯，《梧棲鄉土讀本（昭和七年梧棲公學校版）》，台中縣：台中縣梧棲鎮公所，2001，第三版，頁 35

註十三：前述安溪、晉江、南安等縣皆隸泉州府，且據日治時期昭和十三年（一九二八）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的祖籍調查，梧棲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為泉州移民。

註十四：天岩旭代表，《中部港築港と臺中州》，1939，台中州：中部築港起工祝賀會，頁 1。又見安倍明義著，《台灣地名研究》，1996，三版四刷，台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頁 152。另陳翠黛翻譯，《梧棲鄉土讀本（昭和七年梧棲公學校版）》，台中縣：台中縣梧棲鎮公所，2002，第三版，頁 35，其中豐田先生著〈梧棲港〉篇中提到「剛好在一百六十年前，載著金紙、銀紙和杉木，形狀怪異的船出現在本港，……」。據此推算約為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梧棲開始與大陸有貿易之往來。

註十五：洪敏麟著，《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1984，南投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178、180。

註十六：周璽著，《彰化縣志》，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彰化山川全圖，頁 2~3。

註十七：同註十七，頁 16。

註十八：同註十七，頁 16。

註十九：同註十五，《中部港築港と臺中州》，頁 1。以及同註十四，《台灣地名研究》，頁 152，皆提到道光初年，由於荒埔大量開拓，導致港口因流沙淤淺，梧棲港遂因此而喪失港口功能。

註二十：張勝彥總編纂，《台中縣志卷首第一冊》，1989，台中縣：台中縣政府，頁 23。

註二十一：同註五，頁 55。

註二十二：同註五，頁 54。

註二十三：張勝彥總編纂，《台中縣志卷首第二冊》，1989，台中縣：台中縣政府，頁 245。



註二十四：同註二四，頁 250、256、260。

註二十五：同註五，頁 55。

註二十六：由當時經營全豐行的陳再勝先生口述表示：所謂船頭行即為代理商船上貨品之買賣業務的商行，其性質類似於今日的貿易商或委託行，另有一種規模較小者，稱之為「通棧」，其主要業務則為提供船員個人所攜帶物品之寄賣。

註二十七：王立任主編，《梧棲鎮文化採集成果專輯》1988，台中縣：台中縣梧棲鎮農會，頁 19。

註二十八：現存梧棲路一五四號，即為當時福泰旅舍舊址。

註二十九：當年市場的所在地即為現今梧棲朝元宮對面至梧棲真武宮廟前的空地。

註三十：根據筆者所做過的訪談，由當年經營全豐行的陳再勝先生表示，當時從外地來到梧棲謀生的酒家女，在最興盛的時期約達三、四百人以上。

註三十一：同註五，頁 64~65。

註三十二：台中港重建之過程可詳見註七《台中港開發史》一書中〈第四章台中港重建之醞釀〉及〈第五章台中港之興建過程〉。

註三十三：同註一七，彰化山川全圖，頁 2~3。

註三十四：董倫岳撰文，《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台中縣：台中縣梧棲鎮公所，2000，頁 39，圖五。

註三十五：同註一四，《台灣地名研究》，1996，三版四刷，台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頁 152。

註三十六：同註一七，頁 16。

註三十七：同註三五，頁 36，圖二。

註三十八：同註二一。

註三十九：同註三五，頁 38，圖四。

註四十：同註三五，頁 10，圖一。

註四十一：同註三五，頁 40，圖六之一。

註四十二：同註三五，頁 42，圖七。

註四十三：同註三五，頁 54 圖。

註四十四：同註三五，頁 45，圖十。

註四十五：同註二一。

註四十六：同註三五，頁 39，圖五。

註四十七：同註三五，頁 14 圖。

註四十八：同註三五，頁 27，圖一。

註四十九：同註三五，頁 37，圖三。

註五十：同註三五，頁 41，圖六之二

註五十一：同註三五，頁 43，圖八。

註五十二：同註三五，頁 18，圖一。

註五十三：同註三五，頁 25，圖一。

註五十四：同註三五，頁 44，圖九。

註五十五：同註三五，頁 24 圖。

註五十六：同註三五，頁 15 圖。

註五十七：同註三五，頁 21，圖二。

註五十八：同註三五，頁 28，圖二。

註五十九：此部份地名沿革，洪敏麟教授在梧棲鎮農會出版的《五汊港聚落圖說》一書中，已有詳盡的調查和整理。筆者引其調查整理結果，佐以地方耆老之訪談而完成此一小節。